



# 《诗经》中的 晨风和桃虫

燕隼

✎ 撰文 高明乾 摄影 徐永春



《诗经》如画，生灵如歌；草木有情，鸟兽有灵。《诗经》里面记载了许多动植物，由于历史久远，名传桑陌，历经朝代更替，很多动植物名称发生嬗变。如果你不知道其中的动植物是什么，你怎样去理解诗意呢？例如，《诗经》中记述的“晨风”和“桃虫”，你知道它是什么动物吗？

## 晨风

《诗经·秦风·晨风》篇第一章：

“𪔑(yù)彼晨风，郁彼北林。未见君子，忧

心钦钦。如何如何，忘我实多！”

有人臆测诗中的“晨风”是早晨的风。晨风凛冽，夹着细雨，花枝在风中摇曳。闲看远山，烟云雾靡。行人欲绝，不见君子，我心忧愁。

晋代潘岳《怀旧赋》：“晨风凄以激冷，夕雪霁(hào)以掩路。”顶针《芳草含羞沐晨风》：

“芳草含羞沐晨风，风摆新叶露珠明。”

这里说的晨风，指的是早晨的风。然而，出现在《诗经》中的“晨风”却是有所专指的一种鸟。

诗中的“歛”是指鸟疾飞的样子；“郁”的意思是郁郁葱葱，形容树木茂密；“钦钦”是指忧思难忘的样子。该诗的意思是：“晨风鸟如箭飞行疾，飞入北边茂林里。意中君子未望见，忧心忡忡情难息。该怎么办？忘我实多没消息！”这是描写一位怨妇忧思丈夫忘却自己的诗。鸟倦飞而知返，而人却忘回家，以喻夫人思君之切；继而抒发自己对丈夫的苦苦思念而忧心钦钦；末句叹息丈夫忘记自己，自己又不知如何是好。从“忘我实多”可以揣测到她的丈夫实在是无情无义的负心汉。类似作品当推五代的冯延巳《鹊踏枝》词：“几日行云何处去？忘却归来，不道春将暮；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也是同样表达了怨妇的沉重心情。

晨风是什么鸟？《毛诗故训传》：“晨风，鹞（zhān）也。”“𪗇”意为“天生的”“野生的”，“𪗇”与“鸟”联合起来表示“野生的猛禽”。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说：“晨风，一名鹞。似鹞，青黄色，燕颌钩喙。向风摇翅，乃因风飞，急疾击鸠鸽燕雀，食之。”《尔雅》说：“晨风，鹞。”郭璞注：“鹞属。”当看《本草纲目》卷49鹞篇中言及鹞：“[时珍曰]鹞，色青，向风展翅迅摇，搏捕鸟雀，鸣则大风，一名晨风。”

鹞在历代的文学作品中都有所记载。西晋张华《鹞鹞（jiāo liáo）赋》：“鹰鹞过犹俄翼兮，尚何惧于置罟（chōng wèi）。”宋代刘敞《放鹞》：“勉力霜霰期，方为鸟中杰。”宋代孔文仲《秋夜二首（其一）》：“利剑摧锋鏖，苍鹞缩羽翰。”明代徐威《中秋咏怀借杜子美秋日述怀一百韵和寄柳州假鸣桑先生》：

“慵集欺猫鼠，林藏逐雀鹞。”宋代陈师道《鸢鹞》：“若奚不鹞，吾知避而迁。”

晨风古人又称鹞，根据古文献记述的色青，燕颌钩喙，向风展翅迅摇，搏捕鸟雀等特征，就是今之燕隼。一说是白尾鹞，未必确诂。燕隼是隼科猛禽，又称鹞。体型较小，体长29~35厘米。上体暗青灰色，颈侧、喉、胸、腹白色，胸腹有黑色纵纹。燕隼身体紧瘦而健壮，钩嘴弯锐，双爪锋利，是它扑食猎物的利器。

燕隼栖息于林缘、稀树平原和村庄附近。常单独或成对活动，飞翔时翅狭长而尖，如镰刀状，轻捷凌厉，可在短暂地鼓翅飞翔后接着滑翔，或钻天冲入云霄，或在空中作短暂停留。停飞时多栖于高树和电线杆上。以麻雀、山雀等小鸟为食，也大量捕食蝗虫、金龟子、天牛、蜻蜓、蟋蟀等。5—7月份繁殖，巢筑于大乔木，但通常很少自己营巢，常常侵占乌鸦和喜鹊的巢，每窝产卵2~4枚，卵白色，其上密布红褐色斑，雌雄鸟轮流孵卵。幼鸟与雌鸟相似，但上体较暗褐。燕隼鸟部分为留鸟，部分迁徙。通常在4月中下旬迁到中国东北繁殖，9月底或10月初南迁。燕隼鸟有2个亚种，中国都有分布，常见于南北各地，分布较广。燕隼种群数量不高，目前已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属于国家Ⅱ级保护动物。



燕隼

## 桃虫

《诗经·周颂·小毖》：“予其惩而！毖后患。莫予弇(píng)蜂，自求辛螫(shì)。肇允彼桃虫，拚(fān)飞维鸟。未堪家多难，予又集于蓼。”诗中的“桃虫”，容易被误解为桃树上的虫子，实际上它是一种小鸟。

请看注释，惩：警戒。毖：谨慎。弇蜂：指小蜂。肇：开始。允：诚，信。拚：翻飞。多难：指武庚、管叔、蔡叔之乱。《周颂·小毖》是周成王悔过，求贤臣辅助的诗。诗的主旨在于惩前毖后的反思。文中的“弇蜂”和“桃虫”是小蜂和小鸟，告诫人们不要忽视它们会带来危害，要防微杜渐。武王灭殷后，封纣之子武庚于殷之旧地。武王死后，成王继立，因年幼而由其叔周公摄政。后因成王听信谗言，疑周公篡位野心，周公为避嫌而领兵去了东方。不久，武庚勾结管叔、蔡叔



鸛鸛

叛乱，徐、奄等国也趁机反叛，国家陷于灾难之中。成王始悔过，迎回周公。周公东征胜利平叛，挽救了国家。

周成王平定管叔、蔡叔的叛乱之后，他担心家国多难不堪忍受，又陷于困境有诸多烦恼，就反思了祸乱产生的原因并作诗自诫：“莫予弇蜂，自求辛螫。”其中的“桃虫”和“弇蜂”对于诗意及结构的认识颇关重要。“桃虫”“弇蜂”是指小鸟和小蜂，易于忽视，却能对人施于“辛螫”之害。隐威令于自省，寓毖后于惩前。成王痛悔自责，语言发自内心。这就是“慎在于畏小，智在于治大”，也是人们常说的“小洞不补，大洞受苦。以防蝼蚁之穴，溃堤千里”！

诗中多用比喻，形象生动。“惩前毖后”的成语，即出于此诗。“未堪家多难，予又集于蓼。”其中的“蓼”是草名，指水蓼，生于水边，味辛辣苦涩。比喻国家经过动乱，多灾多难，陷入困境，再也经受不起内乱和挫折，应该图安定求发展。

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说：“桃虫，今鸛鸛是也。微小于黄雀，其雏化而为雕。故俗语曰：鸛鸛生雕。”《尔雅》：“桃虫，鸛。其雌鸛(ài)。”郭璞注：“鸛鸛(miǎo)，桃雀也。俗呼为巧妇。”旧说“鸛鸛之雏，化而为雕”“鸛鸛生雕”，没有事实根据，皆不可信。

《本草纲目》卷48巧妇鸟(鸛鸛)篇中记述甚详：“[释名]鸛鸛(《诗疏》)、桃虫(《诗经》)、蒙鸠(荀子)、女匠(《方言》)、黄颍(dòu)雀(俗)。[时珍曰]按《尔雅》云：桃虫，鸛。其雌曰鸛。扬雄《方言》云：桑飞，自关而东谓之巧雀，或谓之女匠。自关而西谓之秣雀，或谓之巧女。燕人谓之巧妇。江东谓之桃雀，亦曰布母。鸛性拙，鸛性巧，故得诸名。”又：“[集解][藏器曰]巧妇小于雀，在林藪间为窠。窠如小袋。[时珍曰]鸛鸛处处有之。生蒿木之间，居藩篱之上。状似黄雀而小，灰色有斑，声如吹嘘，喙如利锥。取茅苇毛毳而窠，大如鸡卵，而系之以麻发，至为精密。悬于树上，或一房、二房。故曰巢林不过一枝，每食不过数粒。”

鸛鸛，古人多有记述。《庄子·逍遥游》中说：“鸛鸛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

腹。”意思是说：鹪鹩做窝，只占用一根树枝，比喻有一个安身之处或一个工作位置。偃鼠饮河，也只能饱腹，再多的水它也喝不下。告诫人们欲望是痛苦的根源，无休止的欲望，是苦闷之源，“知足者常乐”。

鹪鹩之名也多见于古代诗词。魏晋张华《鹪鹩赋》：“惟鹪鹩之微禽兮，亦摄生而受气。”

南北朝吴均《赠王桂阳别诗其一》：“愿持鹪鹩羽，岁暮依梧桐。”唐代徐铉《和萧少卿见庆新居》：“新诗问我偏饶思，还念鹪鹩得一枝。”明代李孙宸《鹪鹩园》：“种竹密成丛，三径失长夏。”明代罗奕佐《与东丈并浆南归索余鹪鹩圆诗舟次鹅湖萧然无事辄以艰韵成之政得五首言之不次冀略之耳其五》：“此中心便远，何事学陶潜。”

桃虫，即今之鹪鹩。鹪鹩，我国仅有1属1种，

即鹪鹩。幼鸟与成鸟大致相似，但羽色稍淡。鹪鹩是地栖性鸟，一般不高飞，多贴近地面飞行。常单独在林下、倒木上和灌丛间活动，活泼而胆怯，动作敏捷，尾常垂直上翘，繁殖期常成双飞跃或成家族活动。本人幼年时，在河边芦苇丛里玩耍，发现一窝小鸟蛋，便拿起来玩，一不小心，将一枚小鸟蛋掉到地上打破了。两只亲鸟就是鹪鹩，在我身边穿飞，并发出了急促的叫声，那是它们在愤怒地谩骂！现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后悔不已。鹪鹩在我国分布广，几乎分布全国。种群数量较丰富，吃蚊、蝗虫、蚂蚁等多种昆虫的幼虫等，也吃少量浆果，是一种有益的森林鸟类，应注意保护。

（责编 桑新华）



鹪鹩